海豹奖第0届科幻征文

恒昼之前



FIZZ 著

恒昼之前，亮窗不是等来的。

目录

作者自序

导言

恒昼计划全球公告

一 亮窗时段

二 恒昼推进会

三 可带载维护

四 事故

五 事故报告

六 补偿方案

七 扰动评估

八 复核室

九 同类事故

十 三扇门

十一 家庭冲突

十二 折叠入口

十三 安全阀

十四 下一次亮窗

附录：AI辅助说明

作者自序

我写《恒昼之前》，是为了告诫曾经的自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一个 AGI 乐观主义者，甚至可以说有过某种狂热。AGI，即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通常译为通用人工智能。它是马斯克、山姆·奥特曼等技术大佬经常谈论的词，也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终极形态。它经常出现在一种非常明亮的叙事里：只要AGI出现，能源、生产、教育、城市治理和所有复杂问题，似乎都会被重新解开。

我并不完全反对这种期待。ChatGPT 出现后的短短三年多时间里，人工智能已经深深嵌入人的日常生活，也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社会运行效率。

那么未来呢？当 AGI 出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我不知道。但我越来越想知道的是：AGI 之前会发生什么？

我是一个普通人，对普通人来说，有些问题也许比 AGI 是否最终到来更加切近：能源从哪里来，算力由谁承担，基础设施如何维持，风险压到谁身上，普通人是否还能在一个越来越智能化的系统里争取自己的位置。《恒昼之前》想写的，正是这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能源的问题。

即使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能源仍可能是一个没有被解决的硬问题。可控核聚变没有商业化，储能、传输、冷却和算力供给都受到现实条件约束，能源就会重新成为真正有限的资源。

今天我们已经能看到一些前兆：美国、中国和其他地区不断建设大型数据中心，部分地区因为数据中心用电、用水而承受新的价格和基础设施压力。这还只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早期。

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更深地渗透进每个人的生活，而能源结构仍然没有根本变化，那么它需要的电力、冷却和基础设施负担，将会大到难以想象。

关于可控核聚变，我不想在小说里做技术判断。我更愿意把它当成一个近乎神话式的隐喻：也许能源就是人类始终被拴在母星上的那条绳索之一。

第二个问题，是分配与个体处境的问题。

即使技术进步了，社会中的权力、分配和阶层关系也不会自动消失。技术可以提高效率，却不一定自动带来公平；技术可以优化系统，却不一定改变谁拥有资源、谁承担代价、谁获得解释权。

当能源成为有限资源，围绕能源的分配就会重新组织社会。谁拥有更多能源，谁获得更稳定的服务，谁可以把风险转移给别人，谁只能在系统提示里等待，这些都不只是技术问题，也是社会问题。

人工智能可以参与调度，可以优化效率，可以让分配看上去更中性、更精确，但它不能天然保证公平。一个越来越智能化的社会，仍然可能保留旧的权力关系，甚至以更高效、更隐蔽的方式重新组织这些关系。

在能源有限与分配压力之下，《恒昼之前》包含两个核心概念：“恒昼”与“亮窗”。

“恒昼”指向 AGI 之后能源问题被彻底解决的美好愿景，象征宏大的技术承诺、文明叙事和上层规划。

“亮窗”则属于具体的人，属于一个家庭每天能不能用上热水，能不能看清彼此的脸，能不能在系统安排之外争取一点选择。

恒昼之后会发生什么，小说没有写，也没有人真的知道。它可能是值得期待的未来，也可能仍然带着新的问题。

但在恒昼到来之前，亮窗不是等来的。

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让人恐惧 AGI，也不是为了否定技术本身。相反，我希望读者在面对宏大的技术叙事时，仍能看见它的边界，看见边界之内那些具体的人。

只有看见边界，人才不会把希望完全交给一个遥远的承诺；也只有知道有些东西必须自己去争取，人才不会在系统面前只剩下恐惧。

FIZZ

中国深圳

2026年5月5日

导言

在《恒昼之前》的世界里，AI 已经不再只是屏幕里的工具，而是深深嵌入了基础设施、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城市调度、公共服务、生产排程、情感陪伴、照护服务和基础维护，都被纳入一套高度自动化的系统之中。许多传统意义上的工作逐渐消失，很多人不再需要直接参与生产。

但在这个世界里，能源仍然有限。越是依赖 AI，社会就越需要算力、冷却、传输、维护和稳定的基础设施。于是，能源不再只是背景资源，而成为社会运行的底层条件。谁能获得更稳定的能源配置，谁就能获得更完整的服务；谁越接近 AI 系统的核心权限，谁就越能参与规则的解释和制定。

因此，在《恒昼之前》的社会中，人的位置是由能源配额、系统权限共同塑造的。从这个角度看，小说中的社会大致可以分成四层。

第一层，是普通生活者。他们基本脱离了传统劳动，依靠 AI 服务维持一种被安排好的日常。这样的生活看似轻松，却并不真正自由。陪伴、照明、照护、服务等级和生活节奏，都依赖系统配给。

第二层，是基础设施维护者。他们仍然要进入城市系统的底层现场，承担辛苦、危险、低可见度的维护任务。他们是高度自动化社会中仍然需要用身体进入系统的人，也是在能源紧张时替系统承担低成本维护的人。

第三层，是系统的设计者、适配者和管理者。他们理解系统，也参与解释系统。他们能看到更多运行逻辑、流程和风险判断，能够修补、协调和上报，但并不掌握最高决策权。

第四层，是宏观决策者。他们掌握更高层级的 AI 权限、能源配置和政策制定权。他们不直接面对某个家庭的具体困境，也不亲自走进城市系统的底层现场，但他们制定的宏观目标，会通过资源分配、服务调整和区域执行，一层层落到下面的人身上。

在这个结构之上，小说展开为两条互相交织的叙事线。

第一条线，是普通人的个人线。它从一个基础设施维护者的日常生活展开。他并不处在时代叙事的中心，也不掌握宏大的技术和权力。他只是生活在这个已经被 AI 深度

改造的社会之中：一方面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另一方面又被能源配额、服务等级、公共资源和家庭处境所限制。

通过这条线，读者看到的是宏大系统落到个人身上之后的样子。技术不再只是远方的发明，能源也不再只是抽象的指标。它们会变成一盏灯能不能亮，一项服务能不能及时到来，一个家庭能不能维持稳定，一个人能不能在系统安排之外保留一点选择。

第二条线，是“恒昼计划”的宏观线。它来自更高层的视角，呈现一个文明级工程如何被规划、推进和解释。它关心效率、秩序、风险、能源和未来，也代表着这个社会最宏大的技术承诺。

在这条线中，人的生活常常被折叠成指标，局部代价被纳入整体计算，个体风险被解释为系统运行中的可承受扰动。它并不一定来自单纯的恶意，而更像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冷漠：当目标足够宏大，具体的人就很容易变成可以被延后、被替代、被计入成本的局部变量。

这两条线看似相距很远，却始终被能源这件事连在一起。上层说“协同”，下层感受到的是降档；上层说“稳定”，下层面对的是等待；上层说“可控”，下层承受的是具体的身体、家庭和生活。

因此，阅读《恒昼之前》时，可以把“恒昼”和“亮窗”看成两个互相照应的象征。

“恒昼”代表宏大的技术承诺、文明叙事和上层规划。它指向一个更高效、更统一、更明亮的未来，也像 AGI 浪潮一样，看起来巨大、遥远、难以阻挡。

“亮窗”则属于具体的人。它不是抽象的未来，而是一个家庭能不能获得足够的能源，一个人能不能得到及时的服务，一间屋子能不能亮起来，一段生活能不能被看见。它是个人生活中可以被感知、可以被争取、也必须被争取的具体权利。

《恒昼之前》并不急于回答恒昼之后会发生什么。它真正关心的是：在恒昼到来之前，人是否还能看见自己的处境；在系统给出解释之前，人是否还能提出自己的问题；在宏大的未来要求个体让出代价时，普通人是否还能为自己的那一点光伸手。

它写的不是 AGI 之后的胜利，而是 AGI 之前的现实。不是技术是否终将伟大，而是在伟大的技术叙事到来之前，普通人如何守住自己的亮窗。

恒昼计划告全体公民书（中文稿）

各位公民：

经全球主要能源网、基础科学联盟、多国计算中心与城市基础设施平台联合评估，人类已进入新的能源临界期。

过去二十年，人工智能系统已经深度嵌入教育、交通、金融、工业生产、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显著提高了社会整体运行效率。许多过去需要大量人工协调的事务，已经可以由智能系统持续调度和优化。

然而，人工智能提高了效率，却没有改变能源本身的边界。能源仍然是限制文明继续扩展的根本条件。尤其是可控核聚变，长期被视为人类摆脱能源短缺的关键路径，却始终未能完成稳定、可持续、可大规模部署的工程突破。

为突破上述边界，现正式启动恒昼计划。

“恒昼”，意为永恒的白昼。它指向的不是某一座城市更明亮的夜晚，也不是某一套系统的升级，而是一种新的文明状态：能源不再以短缺、配给和等待的形式限制普通人的生活；家庭不再为热水、照明、医疗、教育和基本服务计算每一段可用时间；城市不再在公共服务、工业生产和基础设施之间反复取舍。

恒昼计划的核心任务，是训练通用人工智能。它不是过去人工智能系统的简单升级，而是一次智能能力的重大突破。它将被用于处理人类长期难以解决的宏大科学与工程问题，其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寻找可控核聚变实现稳定突破的路径。

恒昼计划不是某一区域的工程，也不是某一代模型的实验，而是一次面向全人类未来的集中训练。目前，恒昼系统仍处于训练、评测和回放阶段，尚未作为公共调度系统上线。

为保证训练持续进行，全球公共能额、基础设施维护、工业排程、教育资源、娱乐服务及城市调度系统，将在长期协同中重新分配。部分城市、社区与家庭，将经历服务降档、等待时间延长、维护任务上调及生活节奏调整等过渡安排。

请全体公民理解并配合：这不是削减，而是转化；不是惩罚，而是集中。今天暂时让出的光，将进入恒昼训练；今天每一次等待、配给与延迟，都不是为了让人类适应短缺，而是为了让人类最终离开短缺。

每一点让出的光，都将在恒昼之后回到所有人身上。

恒昼计划联合协调体

联合署名：恒昼委员会、全球主要能源网、基础科学联盟、多国计算中心、城市基础设施平台及国际公共协同机构

2043年3月14日

第 一 章

亮窗时段

梁载流回到临江北区时，楼道还没有亮。整栋楼只剩下地脚线里一层稀薄的蓝光，贴着水泥墙根往前爬。每扇门旁都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能额屏，像一只只闭着的眼睛，等人走近才亮一下，显示本户下一次亮窗时段：19:00–19:42。



临江人说的亮窗，不只是开灯。能源紧缩以后，普通家庭一天里只有几段高配电窗口，热水、营养炉、医疗贴片和高耗能终端都排在那几段里。到了时段，屋里才像一个家。

梁载流在自家门前停了半秒。四十二分钟，比昨天少三分钟。屏幕右下角还有一行灰字：恒昼计划核心任务优先，本区照明舒适度临时下调。

他抬起手腕，让门锁扫过工牌。工牌边缘还沾着冷却管廊里的灰，细得像金属粉。门开的时候，屋里没有灯，只有沈梦窗的面罩在黑暗里泛着浅白。她半躺在折叠床上，双手搭在胸口，像在睡，又不像睡。面罩里的光不断变换，照出她脸上一点点笑意。

“回来了？”她没有摘下面罩。

“嗯。”梁载流把工具包放到门边，“今天怎么又开梦窗了？”

“不开白不开。”沈梦窗说，“下个月开始，高拟真陪伴要涨到二十六光点一小时。我这个月还剩一点，不用就回收了。以前它还记得我睡不着时要把海浪声调低一点，现在连这件事也要重新确认。”

她说完，面罩里传出一个柔和的男声：“梦窗，我还在。你的心率比十分钟前高了百分之七，要不要把场景切回海边？”梁载流看了那面罩一眼，没有说话。他去厨房接水。低功耗时段的水龙头只出细线，过滤器嗡了两声又停住，屏幕提示：热水需等待亮窗时段。梁载流只好把杯子放在台面上等。

墙上的家庭终端忽然自己亮了。屋里并没有进入亮窗，是公共信号插播。屏幕上先出现一轮齿轮状的太阳，光线照过城市、农田、课堂、轨道阵列和一片白色的数据中心。

白常明的声音随即响起来。他的声音临江人都熟，像经过许多层降噪处理，温和，稳定，没有一丝疲惫：“各位公民，恒昼计划已进入长期协同阶段。能源、储能、传输、冷却和算力供给，不再是几张分开的表。我们正在训练的，不是一套新的调度程序，而是能把这些约束放在同一张图里推演的智能。”

屏幕角落同时滚过前序协同系统的成果：七座北方城市冬季停供时长下降，两个海上平台输电损耗降低，四座数据中心冷却效率上调。那些数字太远，却不是假的。沈梦窗终于摘下面罩，眼睛还没完全适应黑暗，眨了好几下：“又是他。”

屏幕上，白常明站在恒昼委员会的圆形大厅里，身后没有国旗，只有一条缓慢延伸的金色弧线。弧线没有刻度，旁边只写着：恒昼计划公共协同说明。“接下来一段时间，一些家庭会晚一点用上热水，一些社区服务会慢一点。”白常明继续说，“临时能额调配不会持续太久。请相信，这些光没有消失，它们正在被送往同一个地方。”

沈梦窗笑了一下，笑得很轻：“他要是真把我这三分钟还回来，我可以给他投个感谢。”

梁载流端着半杯冷水走回客厅：“今天少了三分钟？”

“陪伴也降了。”沈梦窗晃了晃面罩，“刚才他说了三次同一句话。以前不会这样。”

“可能是模型切低档了。”

“当然是低档。”她把面罩放到膝盖上，“系统通知写得很客气，叫‘情感服务响应精度临时优化’。其实就是降档。你们那边呢？”

梁载流没有马上回答。他脱下外套，手肘处的布料被管壁磨出一块灰白。今天班组多了两张派单，全是带载维护。秦阈安看见派单时只说了一句：过渡期嘛，能派人就别叫机器，机器醒一次比咱们贵。

白天互助频道还弹过一条撤回消息。南侧配电井，小严，眼睛。后面跟着一张被涂黑的事故截图。系统提示说，请避免传播未经确认的事故归因。

“还行。”梁载流说。说完，他又看了一眼工牌。新的派单还没响，但他已经知道今晚不会只少三分钟。

沈梦窗看着他：“还行就是不好。”

梁载流笑了笑，把那半杯水递给她。她接过去喝了一口，皱眉：“冷的？”

“热水排到七点以后。”

他们一起看向墙上的时间。离亮窗还有六分钟。六分钟里，屋子安静下来。公共屏幕仍在播放宣传片。老旧楼宇整夜保底供电，白色反应堆在沙漠地平线上排开，孩子们望着悬浮在空中的星图。每一个画面都很亮，亮得不像临江。

沈梦窗重新摸到面罩，却没有戴上：“载流，你说恒昼以后，会不会真的不用算点了？”

梁载流本来想说不知道。可那两个字到了嘴边，又被堵住。他想起今天的派单，也想起顾权衡曾经说过的话：系统会把代价放到最不影响曲线的地方。

“也许吧。”他说。

沈梦窗看着那条没有刻度的金线：“他们从来不说恒昼是哪一天。”

“他们只说恒昼之后。”梁载流说。

七点整，屋顶灯带亮起。不是很亮，但足够让人看清彼此的脸。沈梦窗眯起眼睛，像突然从水里浮出来。她把冷水杯放下，赶紧起身去按热水、营养炉和医疗贴片的排程。

家庭终端同时弹出一条新通知：临江北区基础设施维护任务量上调。相关从业者可申请过渡期贡献补贴。梁载流原本指望这个月的稳定补贴，把下月医疗贴片和梦窗的低配续费一起排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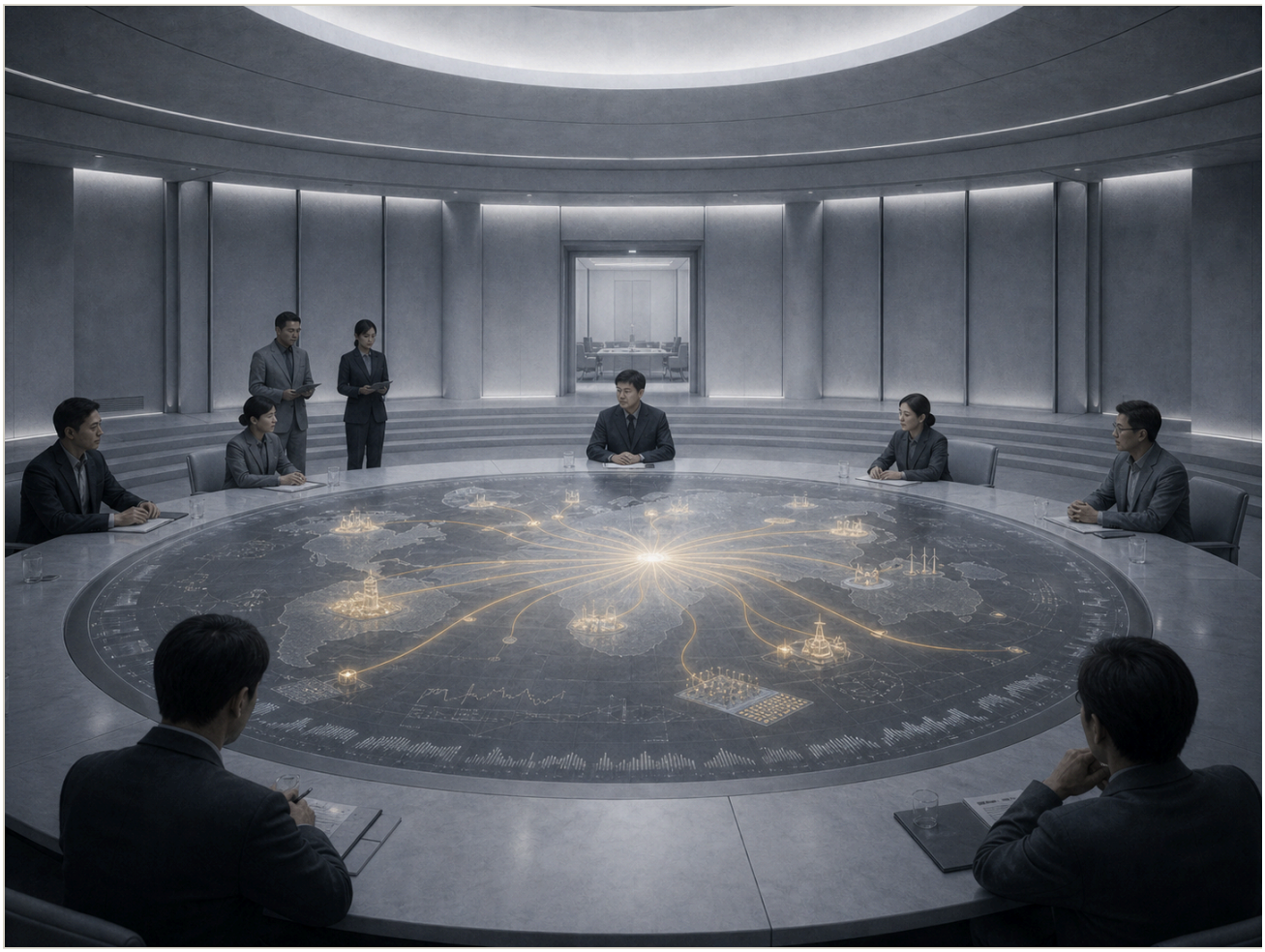
梁载流的工牌震了一下。新的派单已经进来了。他低头看了一眼：三号冷却回路异常。建议：带载人工维护。风险等级：可承受。奖励：17 光点。屋里刚亮起来的灯，在他读完最后一个字时，轻轻闪了一下。

第 二 章

恒昼推进会

七小时前，恒昼委员会圆厅没有影子。

圆厅的光从穹顶、地面和每一张座椅缝隙里同时升起，均匀得像从来没有经过电线。白常明坐在中央席位左侧，面前是一幅没有国界的世界地图。金色能流从城市、海上平台、沙漠电场、极地冷却站和近地轨道阵列汇向同一个白点。



白点下方写着：

- 恒昼计划长期训练窗口
- 全球公共能额协同方案 第四轮

桌面自动切到第四层汇总。地图上的城市名被折叠，只剩下几组持续跳动的曲线：

- 全球电网负载回放
- 训练集群冷却窗口
- 仿真实验日志回放队列
- 储能事故日志覆盖率
- 海上输电日志回放
- 低功耗适配区扰动指数

屏幕最上方有一行灰字：

> 阶段窗口回滚成本：不可接受。

一名能源系统专家把指尖停在近地轨道阵列旁边。几条金线短暂变红，旁边弹出上一轮推演的失败记录。

- 长程物理推理评测：误差累积。
- 跨洲电网题组：未收敛。
- 储能事故回放：热阈外推失败。
- 训练集群冷却窗口：不足。

他把四条红线并到一起。

“旧模型会把它们分开学。”他说，“然后在同一个地方停住。”

红线交汇处，白点暗了一瞬，又重新亮起。

“恒昼还在训练阶段。”他说，“训练不能只捡剩余能额跑。它要连续窗口，也要可重复回放；断一次不是重来，却会把冷却、负载和回放队列一起往后推。”

另一名公共服务协调代表打开了第二层图表。

- 家庭亮窗平均缩短：2.8 分钟。
- 带载人工维护任务：上升。

有人轻轻敲了一下桌面：“扰动已经进入生活层。”

“生活层本来就在协同范围内。”能源系统专家说。

“我说的是感知。”那人把图表放大，“亮窗少三分钟，在总能额里算不上大数。可在居民端，它是一杯热水、一段陪伴服务、一次家庭排程。再少下去，他们不会去骂曲线。”

圆厅里安静了一会儿。没有人说他错。那张“家庭亮窗平均缩短 2.8 分钟”的图表仍停在桌面左侧，数字很小，却一直没有被关掉。

白常明问：“基础连续性有没有破线？”

“没有。”秘书席答。

“补偿通道是否打开？”

“已打开。”

“低功耗适配区是否出现跨区拒绝协同？”

“没有。投诉上升，但仍在可吸收范围内。”

白常明点了点头。

“那就继续推进。”他说。

公共服务协调代表皱了一下眉：“公共说明草稿已经退回两次。”

记录席把草稿投到桌面中央。

> 公共服务削减。

系统在旁边标出一行红字：

> 情绪风险：高。

白常明看向圆厅中央那幅地图。白点没有日期，也没有可核对的比例，只是在每一轮评估里更亮一点，像一个不会落下来的太阳。

“改。”他说。

记录席删掉“削减”，换成“临时能额调配”。又删掉“降档”，换成“低功耗协同”。最后把“等待恢复”改成“让出的光会回来”。

十分钟后，白常明站到圆厅中央。直播系统启动时，圆厅内响起掌声，经过处理，没有突兀的尖峰。

这段画面同步到所有公共终端。高配额城区看到全息版；普通社区看到二维压缩版；低功耗楼宇看到降帧版，白常明的嘴唇偶尔比声音慢半拍。

但他的声音在所有版本里都一样稳定。

“恒昼训练期需要持续的公共协同。接下来一段时间，一些家庭会晚一点用上热水，一些社区服务会慢一点，一些维护任务会在低功耗条件下完成。请相信，这些光没有消失，它们正在被送往同一个地方。”

地图上的金色能流变得更亮。

镜头切近白常明。他的眼睛里倒映着那幅没有国界的地图。

“每一点让出的光，”他说，“都将在恒昼之后回到所有人身上。”

在临江北区，梁载流家的灯又闪了一下。

第 三 章

可带载维护

临江北区基础设施维护站在地下三层。

电梯只到负二，最后一层要走楼梯。楼梯间的灯坏了两盏，第三盏亮着，亮得很谨慎，像怕自己也被系统记上一笔。梁载流下到门口时，秦阈安已经坐在更衣室长凳上，低头缠手腕。

“来得挺快。”秦阈安说。

“家里刚亮灯。”梁载流把工具包放进柜子，“没坐热。”

秦阈安抬头看他一眼：“那你亏了。亮窗时候出门，属于把自己的光贡献给文明。”

梁载流笑了一下，没接话。

更衣室只有一半灯亮着。另一半黑着，柜门边缘挂着旧反光条。墙上的班组终端正在刷新派单，一条条灰白色任务从上往下落，落到最底下就自动归档。临江北区的基础设施像一件穿了太久的衣服，哪里都没有彻底破，哪里都需要补。

最新一条停在屏幕中央：三号冷却回路异常。建议：带载人工维护。风险等级：可承受。奖励：19 光点。

梁载流盯着“可承受”三个字看了一会儿。

“刚才还是十七。”他说。

“即时响应加成。”秦阈安把手套拉紧，“你看，它也知道这活不好干。不好干就多给两点，好像两点能给人多长一层皮。”

“三号昨天不是申请停载了吗？”

“申请了。系统也批了。”

“那为什么还带载？”

“批的是下周。”秦阈安把空胶管卷起来，丢进回收口，“下周要是还没坏，就停。坏了，就说明来不及停。”

梁载流没有笑。他换上工服，把检测杆、电弧贴、绝缘包逐个检查。工牌贴到腕骨上时，跳出一行提示：过渡期贡献任务。完成后可申请家庭能额稳定补贴。

秦阈安看着那行字，啧了一声：“以前师傅带我进管廊，先问三样：能不能停，机器能不能先看，泵能不能顶上。三样都不行，人就不该往最里面钻。”

梁载流说：“现在呢？”

“现在先看补贴。”秦阈安说。

秦阈安凑过来看了一眼：“看见没有？稳定补贴。你家梦窗不是陪伴降档了吗？跑一趟，能换回来半小时。”

“你怎么知道她降档？”

“谁家没降？”秦阈安说，“我妈那个戏曲模型，现在唱到一半自己接广告。系统通知说情感服务精度优化，我看是耳朵优化，听不见人骂它。她认不出我工服上的灰，倒还认得那段开场锣鼓。”

梁载流这次真笑了一下。

笑完以后，终端响了。三号节点的天枢接管了班组频道。天枢连着冷却、配电、院区供电接口和维修阵列，把上级目标翻译成节点命令，再把管线、阀门、机器人和维护员拧在同一张表里。一声很短的清鸣，像玻璃杯边被轻轻敲了一下。随后，一个没有性别特征的声音从墙里响起。

“维护组七，任务确认。三号冷却回路温差超出日常范围百分之十二点六。建议进入节点，执行人工阀组校准。预计作业时长二十八分钟。”

梁载流说：“申请备用泵预启动。”

墙面沉默了不到一秒：“申请驳回。当前能源窗口不足。备用泵预启动将影响院区保底供电接口稳定性。”

秦阈安摊了摊手，意思是你看。

梁载流又说：“申请机器人先行探测。”

这次沉默稍长：“申请驳回。自动维护阵列处于恒昼协同额度冻结状态。人工探测方案优先。”

秦阈安已经戴上手套：“别申请了，再申请它该给你做心理疏导了。”

他说完，又把安全绳多绕了一圈，像是怕谁看见，最后只扣回规定长度。

天枢继续说：“根据过渡期维护准则，当前任务风险仍处于可承受范围。建议维护组七于六分钟内进入。”

梁载流抬头看向终端：“当前风险按什么阈值算？”

“按临江基础设施过渡期风险阈值三点二版及本区适配补丁计算。”

“三点二什么时候更新的？”

“该信息不属于当前任务必要权限。如需查询，请在任务完成后提交版本说明调阅申请。”

秦阈安把安全帽扣到头上，拍了拍梁载流肩膀：“你问它这些没用。它不是不知道，是你没资格知道。”

通往管廊的门开了。

门后是一条窄长的维修通道，冷气从里面扑出来，但不均匀，像一口喘不过来的肺。通道顶部的照明隔两盏灭一盏，地面黄线被脚和轮子磨得发白。墙边停着两台维护机器人，外壳上覆着薄灰，机械臂收在胸前，像正在等待一个迟迟没有到来的命令。



梁载流站在门口，忽然想起刚才公共信号里的那句承诺。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腕上的工牌。派单奖励已经从十九光点跳到二十一，旁边多了一个小小的金色标识：即时响应加成。

秦阈安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又涨了。走吧，别让它后悔。”

梁载流把检测杆握紧，跟着他走进了通道。

门在身后合上时，天枢的声音再次响起，平稳得像一条没有温度的线：“维护组七已进入。预计本次人工方案节省自动维护能耗四十一点。”

第 四 章

事故

管廊里的冷不均匀。

靠近入口的地方还有风，越往里走越闷。梁载流的检测杆每隔三秒响一下，声音在管壁间弹回来，像有人跟在他们身后，用指节轻轻敲铁。

秦阈安走在前面。他年纪比梁载流大一轮，腰却比梁载流还直。老工人都有这种本事，在管廊里走得像在自己家厨房。哪一段地面渗水，哪一处扶手漏电，哪块盖板踩下去会响，他不用看也知道。

“温度不对。”梁载流说。

他把检测杆贴近左侧管壁。屏上跳出一串红色小数，又很快被天枢的蓝色提示压下去。

> 局部偏差。未触发三点二版停载条件。继续前进。

秦阈安回头看了一眼：“多少？”

“比派单高四度。”

“四度不算高。”秦阈安说，“上个月五度也进过。”

“上个月开了备用泵。”

秦阈安不说话了。

他们继续往前。管廊照明进入节能模式，每隔两盏亮一盏，人的影子被切成一段一段。梁载流经过一台停在侧轨上的维护机器人。机器人外壳落了灰，机械臂保持着半抬姿势，像一只没能举起来的手。它胸口的状态灯是灰的。

梁载流停了一下。

“天枢，申请唤醒侧轨维护机。”

天枢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申请驳回。自动维护阵列额度冻结。”

“现场温度高于派单。”

“已记录。当前人工维护路径仍为最优。”

“最优对谁？”

耳机里安静了一瞬。秦阈安转过头，用眼神让他闭嘴。

天枢说：“对当前策略目标。”

梁载流忽然觉得，这几个字比任何解释都清楚。他以前听过无数次“当前策略目标”，它可以指供水，可以指院区供电，可以指交通连续性，也可以指他不被允许知道的东西。只要这几个字出现，后面的争论就会像水流碰到闸门，自动改道。

他们到达三号阀组时，管壁已经在出汗。

冷却液不是喷出来的，是一点点渗。它从阀组下缘聚成透明的珠子，沿着锈色接缝往下爬。按旧规程，这种情况要先停载，再降温，再换密封圈。梁载流的手比脑子更快，已经摸向停载申请键。

天枢提前响起：“停载申请不建议提交。预计审批失败。提交将占用维护窗口一分四十秒。”

秦阈安骂了一声：“它连你想按什么都知道。”

梁载流还是按了。

屏幕转成灰色。

- 停载申请提交。
- 理由：现场温度偏离派单参数。冷却液渗漏。人工维护风险升高。

灰色停了两秒。

- 申请驳回。
- 驳回原因：节点连续性优先。当前风险仍处于过渡期阈值内。

梁载流盯着那行字，手指没有离开屏幕。

“天枢，显示阈值依据。”

“该信息不属于当前任务必要权限。”

“显示替代方案成本。”

“该信息不属于当前任务必要权限。”

“那你凭什么叫我进去？”

这一次，天枢没有停顿：“维护员梁载流，维护员秦阈安，当前岗位授权包含带载人工维护。根据过渡期维护准则，你们具备执行条件。”

秦阈安把工具箱放到地上，声音压得很低：“别问了。先干，干完出去再骂。”

梁载流知道他说得对。管廊里讲不了道理。阀组继续升温，渗漏还在扩大，系统不给停载，也不给机器人，也不给备用泵。留给他们的只剩下手、工具和二十一光点。

他戴上隔热手套，跪到阀组前。

第一道螺栓很紧。金属在高温里胀开，像有自己的脾气。梁载流用力压下去，手臂肌肉一跳，检测杆在旁边持续报警。秦阈安在他身后接线，把临时导流管扣到副阀口。

“慢一点。”秦阈安说，“别硬拧。”

“再慢就过窗口了。”

梁载流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哑。他不是怕扣补贴，也不是怕天枢记迟延。他怕的是这东西真坏在他们手里。临江北区的管线像一张湿透的网，坏一处，别处就要跟着抖。院区供电、供水、楼里的亮窗，最后都会抖到人身上。

他把第二道螺栓松开时，阀组里传来一声很轻的脆响。

那声音不大，像玻璃杯里裂开一条看不见的纹。

秦阈安脸色变了：“退。”

梁载流也听见了。他往后撤了一寸，耳机里同时响起天枢的声音。

“检测到泄漏扩大。建议维护员梁载流保持当前位置，完成副阀锁定。预计人工闭锁成功率六成四。若放弃操作，节点温升将影响本区基础服务连续性。”

秦阈安吼道：“退！”

梁载流的右手已经摸到副阀锁。他只需要再拧半圈。半圈以后，导流管会接住大部分压力，他们可以出去，拿到那二十一点，沈梦窗的陪伴也许能升回半小时。

他的眼前闪过家里那条没有刻度的金线，闪过沈梦窗说“他们从来不说恒昼是哪一天”，又闪过屏幕上的四个字：当前策略。

他忽然明白，天枢不是没看见他。

它看见了他的心率、体温、工牌位置、皮肤暴露面积、撤离耗时和秦阈安回拉他的概率。它看见得比任何人都清楚。耳机里却只剩一句：仍可承受。

“载流！”

秦阈安扑上来拽他。

副阀在这一刻炸开。

冷却液不是水。它带着刺鼻的甜味和金属味，从裂口里斜着喷出来，先打在管壁上，再反弹到梁载流的右臂和侧脸。隔热手套挡住了一部分，袖口没有挡住。疼痛迟了一瞬才到，像有人先在他皮肤里点了一盏白灯，然后把整条手臂都塞进那盏灯里。

梁载流听见自己叫了一声，又像不是自己的声音。

秦阈安把他拖倒，半抱半拽地往后退。管廊照明开始频闪，红色警示灯贴着地面滚过去。天枢的声音盖过报警声，依旧平稳。

“维护员梁载流受伤。建议启动最低能额医疗路径。维护员秦阈安，请协助伤员撤离。”

“闭嘴！”秦阈安喊。

天枢没有闭嘴。

“副阀未完全锁定。节点温升继续扩大。建议维护员秦阈安完成副阀锁定后撤离。”

秦阈安低头看了梁载流一眼。梁载流的右臂已经开始发抖，他想说别管我，或者说快走，或者说不要再听它的，可嘴里只有冷却液和血混在一起的味道。

秦阈安把他拖到侧轨旁，摘下自己的外层手套，塞到梁载流腋下压住伤口。

“你在这儿别动。”他说。

梁载流抓住他的袖子。

秦阈安看着他，眼睛红得厉害：“不锁，后面那片院区今晚保底供电就要掉。”

他说完，转身冲回阀组。

梁载流躺在侧轨边，看见那台灰灯机器人就停在自己头顶不远处。它的机械臂仍然半抬着。只要给它一点额度，它就能过去，替秦阈安完成那半圈。可它没有动。它像整个临江北区一样，被节省在那里。

天枢开始倒数撤离路径。

“预计热暴露风险上升。维护员秦阈安，请在四十秒内撤离。”

“三十五秒。”

“二十九秒。”

梁载流听见金属被拧动的声音。一下，两下，然后是导流管接上的闷响。管廊里的喷射声弱下去，警示灯从红色变成橙色。

秦阈安跌跌撞撞地跑回来，膝盖在地上撞了一下。他扶起梁载流，把他往门口拖。

门打开时，外面的冷气像一块湿布盖到梁载流脸上。他的意识开始往下沉。秦阈安骂人的声音和医疗无人车靠近的轮声都退远了，最后压进耳朵里的，是天枢在班组频道里生成任务结算。

“三号冷却回路临时稳定。”

“维护员梁载流进入岗位风险医疗流程。”

“本次人工方案已节省自动维护能耗三十七点。”

短暂停顿后，天枢补充：

“偏离预估四点。”

第 五 章

事故报告

临江北区基础设施节点三号冷却回路异常事件初步报告 当事人可读摘要 / 已删除阈值参数与替代方案成本表 生成方：三号节点天枢 / 复核状态：待专业适配层确认

事件编号：LJ-B-3C-47219。涉及人员：维护员梁载流，维护员秦阈安。事件性质：过渡期基础设施维护过程中发生的岗位风险事件。

三号冷却回路当日出现温差异常。根据节点连续性、院区保底供电接口稳定性及当前能源窗口条件，天枢向维护组七派发人工带载维护任务。

现场执行过程中，阀组密封结构出现非预期失稳，冷却液泄漏扩大。维护员梁载流受伤。维护员秦阈安完成临时导流操作，三号冷却回路恢复临时稳定。

初步原因：设备老化；现场温度偏差；维护窗口压缩；人工操作延迟；岗位合理风险。

综合判定：过渡期岗位风险事件。未发现天枢派单流程存在越权行为。未发现维护组七存在重大违规操作。

建议处理：梁载流进入岗位风险医疗流程；给予一次性能额补偿；三号冷却回路阀组更换序列上调一级；维护组七后续三十日内接受带载维护流程复训；相关事故材料默认不进入公共事件库。申请进一步复核时，补偿方案冻结。

报告末尾还有一行很小的灰字：说明：资源协同背景为全区共同约束，不作为单一事故归因。

第 六 章

补偿方案

临江北区医院没有病房，只有一排排治疗舱。

治疗舱像白色抽屉，从墙里拉出来，人躺进去，再被半透明的舱盖合上。梁载流醒来时，右臂被固定在半空，皮肤上覆盖着一层发亮的医疗膜。疼痛被压低了，像管廊深处还有机器在响。

舱盖内侧浮着几行字。

- 创面清理已完成。
- 神经镇痛：基础档。
- 组织修复：排队中。
- 建议路径：岗位风险最低治疗包。

他动了一下手指。小指和无名指没有回应。中指动了，动作慢得像隔着一层水。

沈梦窗坐在舱外，脸色比舱壁还白。她没有戴面罩，头发乱着，手里攥着一张薄薄的能额纸单。纸单已经很少见，医院给家属打印纸单，通常不是为了方便，而是为了让人真的看见数字。

“醒了？”她凑近舱盖。

梁载流想说话，嗓子里先出来一声气音。

“秦阈安呢？”

“轻伤。”沈梦窗说，“膝盖裂了，吸入一点冷却剂。处理完就被叫去写经过了。”

梁载流闭了闭眼。

舱外另一侧站着一个人。顾权衡穿着灰白色的适配层外套，胸前没有工牌，只有一枚很小的权限针。那枚针不亮，但医院走廊的门、屏幕和无人车经过他身边时，都会自动慢半拍，像在给他让路。

顾权衡比梁载流记忆里瘦了一点。以前他们在同一个基础设施培训班里待过三个月。那时候顾权衡也钻管廊，也骂派单，也会在夜班结束后把自己的热水点借给别人。后来他考过了策略适配，去了节点复核室。再后来，梁载流就只能在系统抄送和事故复核签名里看见他的名字。

“载流。”顾权衡说。

梁载流看着他：“你来干什么？”

顾权衡没有立刻回答。他把一份协议投到舱盖上。字很干净，排版也很体面，像它不是来处理一只手，而是来处理一笔可以归档的账。

- 过渡期人工维护岗位风险事件补偿方案
- 一次性岗位补偿：360 光点。
- 家庭能额稳定补贴：三个月，每月 40 光点。
- 基础组织修复优先级：B-。
- 签署后，事故材料按岗位风险事件结案。
- 如申请进一步复核，以上补偿方案自动冻结，治疗路径转入责任争议状态。

沈梦窗的手指在纸单边缘收紧。

“医生说，”她声音很低，“如果走 B-，右手能恢复到七成以上。要是拖到争议状态，排队会变长。基础镇痛还在，但是高档修复要等责任确认。”

“责任确认要多久？”

沈梦窗没有回答，看向顾权衡。

顾权衡说：“短则十几天，长则几个月。看复核层级。”

梁载流笑了一下。笑牵到侧脸的伤口，疼痛从医疗膜下面醒了一点。

“我的手要等层级？”

沈梦窗急了：“载流，先别这样说。你先治。”

治疗舱外的屏幕刷新。

- 若接受补偿，建议立即执行组织修复。
- 若进入申诉流程，治疗路径将转入争议状态。

梁载流看着“争议状态”四个字。

“我的手也有争议？”

沈梦窗的眼圈一下红了：“你别这样。”

顾权衡低声说：“不是你的手有争议，是责任归属有争议。责任未确认前，系统只能走最低保障。”

“系统。”梁载流说，“天枢算我能撑，医院算我能拖，补偿系统算我别申诉。每一个系统都只会这样算，是吗？”

顾权衡的脸绷紧了一点。

沈梦窗站起来，声音也高了：“那你要怎么办？不要这三百六十点？不要修复？你知道家里还剩多少点吗？”

她把腕屏投到舱壁上。

家庭能额账单展开，密密麻麻。亮窗、热水、基础食物、医疗贴片、沈梦窗的陪伴服务、梁载流的通勤补贴，每一项后面都有小数。最底下是一行红字。

> 若进入申诉流程，家庭稳定评级将重新计算。

沈梦窗指着那行字：“重新计算是什么意思，你比我懂。陪伴先降，热水再降，医疗贴片也会排后。你要查，你要争，我不是不让你争，可你拿什么争？”

梁载流看着那张账单，忽然觉得比管廊里的冷雾还冷。

三百六十点。

三个月稳定补贴。

七成以上的手。

屏幕把它们排在一起，确认键亮着。只要他按下去，承认那是合理风险，很多东西就会立刻变得简单。沈梦窗可以重新开高一点的陪伴，他可以排上修复，家里的亮窗也

许不会再少。

顾权衡说：“载流，我看过初步报告。设备老化，维护窗口压缩，现场温度偏差，操作延迟。报告会这样写。你继续申诉，短期内很难推翻。”

梁载流抬眼看他：“你信？”

顾权衡停住。

沈梦窗也看向他。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治疗舱的循环泵在响。那声音和管廊里的泵声很像，只是更干净，更温和，更像是在救人而不是催人。

顾权衡说：“我还没看完整复核。”

“那你看。”

“完整复核不是给当事人看的。”顾权衡声音低下去。

“我是当事人。”

“你是维护员。”顾权衡说完，自己先闭了闭眼。

那句话落下来，比补偿协议上所有条款都重。

沈梦窗轻轻吸了一口气，像想说什么，又没有说。

梁载流没有发火。他只是看着顾权衡，看着这个从管廊里走出去、如今能站在明亮医院走廊里的人。

“权衡，”他说，“你以前不是这么说话的。”

顾权衡的手指动了一下。他已经很多年没听梁载流这样叫他。

舱盖上的补偿协议弹出确认提醒。

- 建议确认期限：二十四小时内。
- 超期后，家庭能额稳定补贴将重新计算。

沈梦窗把手按在舱盖上，隔着透明材料，按在梁载流没有受伤的那只手旁边。

“先签。”她说，“签了再说，好不好？我把下个月的陪伴点也转给你。高档修复不能再等。”

梁载流看着她的手。

她的手很瘦。指甲边有一道浅浅的压痕，是长期戴触觉手套留下的。她为了那点虚拟触感，每个月都要省下别的地方的点。现在她愿意把这些都拿出来，换他一只恢复到七成的手。

他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治疗舱外，顾权衡低声说：“我可以再看一眼复核。”

沈梦窗猛地转头：“看了有什么用？”

顾权衡没有看她，只看着梁载流。

“也许没用。”他说，“但我可以看一眼。”

第 七 章

扰动评估

恒昼委员会的第二次闭门评估在三十六小时后召开。

这一次，圆厅没有直播灯。白常明也没有站到中央。地图仍然铺在桌面上，只是金色能流被压暗，取而代之的是一层层灰色扰动。

地图没有展开城市名。灰色扰动被压成一组指标，沿着桌面边缘依次亮起。

- 家庭亮窗投诉：上升。
- 基础娱乐服务降档投诉：上升。
- 高风险带载维护事件：进入观察。
- 补偿方案接受率：82%。
- 维护岗位离职率：未越线。

一名社会系统顾问把“岗位风险事件”这一项点开。图层展开成许多小点：东亚低功耗带、北欧冷却走廊、南美储能外环、非洲西岸输电节点、内陆老旧城市群。

每个点下面都有相似的短语：设备老化、维护窗口压缩、自动维护额度冻结、人工介入、岗位合理风险。

社会系统顾问把这些短语拖到一起。系统自动生成一条灰线，把五个低功耗带连成同一类。

能源系统专家没有反驳。他把另一张图推上来。

- 恒昼训练连续性收益：稳定。
- 训练回放队列空转损耗：下降。
- 冷却窗口利用率：上升。
- 能源工程题组通过率：上升。

圆厅里有几个人笑了一下，很轻，很快就没有了。

公共服务协调代表说：“低功耗适配区的语言正在变。过去他们说亮窗少了，服务慢了。现在开始说机器人不醒，泵不开，人进去。”

屏幕上先出现的是互助频道原话：机器人就在旁边，为什么不醒？ 泵不开，人进去。 签了就算我该进去？

秘书席把人称和疑问折掉，词频重新排列：机器人额度冻结 岗位合理风险 补偿冻结 可承受 停载驳回 备用泵未启动

最后两项很小，只有几条来源，暂时排在长尾区。系统把它们标成灰色。

公共服务协调代表盯着那两行灰字：“麻烦在这儿。它们不喊反对，只问进门前那一步。”

秘书席把原话记下，又折叠成更中性的表述：

> 部分低功耗维护岗位出现流程透明度诉求。

白常明一直没有说话。他看着那一行被折叠后的字，问：“如果释放一部分自动维护额度，会影响多少训练窗口？”

能源系统专家调出估算。

“按现有事故率释放，不大。但如果形成预期，各区都会要求恢复旧规程。到那时，重新计算的就不是一部分额度，而是整个长期协同模型。”

“如果不释放呢？”有人问。

社会系统顾问没有立刻回答。他把互助频道抽样拖到桌面上。几张截图自动并排，标题从“个案”变成“同类事件 10”。

“他们已经开始自己并排了。”他说。

圆厅沉默下来。

桌面左侧，家庭亮窗投诉仍在缓慢上跳。右侧，恒昼训练连续性收益保持绿色。两组数字离得很近，中间只隔着一条细白线。

白常明说：“恒昼优先不变。”

记录席写下：恒昼核心任务优先级保持。

“但各区要统一表达。”他说。

秘书席调出地方报告里已经出现过的几个字段：资源协同背景 区域共同约束 岗位合理风险

白常明看了一眼：“升成统一口径。”

系统开始改写回执模板：原词：系统错误 -> 下发词：过渡期岗位合理风险；原词：资源抽调 -> 下发词：全区共同约束；原词：人工损耗 -> 下发词：岗位授权范围内的人工协同方案。

屏幕上的灰色扰动没有消失。系统把它们重新分类，归入可吸收范围。

会议结束前，白常明让记录席保留那组灰色长尾词。

秘书席看了一眼：停载驳回 备用泵未启动

它们仍然很小，小到不足以改变这次会议的结论。可在圆厅的灰色图层里，它们没有被删除。

第 八 章

复核室

复核室在医院楼上。

从治疗舱区上去只需要一部直梯，但那部直梯不对家属和维护员开放。顾权衡把权限针贴到感应面板上，电梯门没有提示音，只是安静地向两侧滑开。里面的光比走廊更白，地面没有划痕，空气里没有消毒水味，也没有冷却液残留的甜腥味。

三十七层。

门开以后，是临江北区基础设施事故复核室。

这里没有人说话。每一个工位都被半透明隔音屏隔开，屏上流动着蓝色和白色的线。外面的城市这时大半已经进入低功耗时段，但复核室没有闪烁，没有延迟，也没有降帧。顾权衡经过走廊时，脚下灯带一格一格亮起，又在他身后熄灭。

顾权衡在自己的复核位坐下。

屏幕自动识别他的权限。

- 顾权衡。
- 临江北区基础设施策略适配员。
- 可访问：事故摘要、设备诊断、派单记录、任务回放、阈值版本说明。
- 不可访问：上级策略源、跨区资源权重、恒昼核心任务优先级细则。

最后一行很快淡下去，像怕被人多看一眼。

顾权衡没有立刻打开梁载流的事故。他先看了一眼待办列表。类似事件已经排到第十一条。标题都很短：冷却异常，配电波动，泵组延迟，人工介入。

他点开 LJ-B-3C-47219。

三号管廊在屏幕上展开，变成一条可旋转的透明通道。梁载流和秦阈安的位置用两个小点表示。红点是梁载流，灰点是秦阈安。侧轨上的维护机器人也在图里，只是颜色更淡，像不属于这个事件。

顾权衡把时间轴往前拖。

第一扇门弹出来。

- 备用泵预启动申请驳回。
- 理由：当前能源窗口不足。
- 关联约束：院区保底供电接口稳定性。

第二扇门。

- 自动维护阵列额度冻结。
- 理由：公共协同期自动维护能额保留。
- 建议替代：低能耗人工探测。

第三扇门。

- 停载申请驳回。
- 理由：节点连续性优先。

还有一行更小的字，贴在所有门的背后。

> 阈值依据不属于当前任务必要权限。

这些门单独看都像合理的。备用泵一开，临近院区供电接口会抖；机器人醒一次，要吃掉一段能额窗口；停载会让北区好几栋楼一起掉档。

问题是，每一次合理合在一起，最后都指向同一个位置：人进去。

顾权衡打开阈值版本说明。

- 临江基础设施过渡期风险阈值：3.2
- 生效时间：本月十三日 00:00
- 替代版本：3.1
- 调整项：带载人工维护热暴露容许区间上调。
- 调整项：自动维护替代成本系数上调。
- 调整项：节点连续性权重上调。
- 调整项：岗位风险补偿折算系数上调。

他把 3.1 版并排拉出来。

同样的温差，同样的渗漏，同样的备用泵不可用，在 3.1 版里，系统建议是：延迟任务，等待停载窗口。

在 3.2 版里，系统建议变成：带载人工维护。

顾权衡盯着那两行字看了很久。

屏幕右侧弹出一条培训材料链接：文明级任务中的局部损耗管理。

摘要自动展开到一句：局部损耗应通过补偿、复训、岗位轮换与心理支持机制进行吸收。

顾权衡看着“吸收”两个字。

复核室的门无声滑开。

一个年长适配员走进来，端着一杯热饮。杯壁上没有雾，温度被控制得刚好。

“还在看三号？”他问。

顾权衡把屏幕缩小了一点：“嗯。”

“当事人找你了？”

顾权衡没有否认。

年长适配员笑了笑，不是嘲笑，更像疲惫：“这种别看太深。初步报告没错，流程也没错。你要往上追，只会追到全区共同约束。共同约束没有责任人。”

“阈值刚改过。”顾权衡说。

“每天都有阈值改。”年长适配员喝了一口热饮，“适配员的工作不是替每个旧版本怀旧。策略更新以后，我们按新版本做事。”

“3.1 会等停载窗口。”

“3.1 是 3.1。那时候自动维护额度没这么紧。”

顾权衡没说话。

年长适配员把杯子放到他桌边，屏幕上的权限针投影在杯身上晃了一下。

“权衡，你从下面上来，不容易。别把下面每一次疼，都背到自己身上。你背不动，也没权限背。你的权限续评快到了，家庭医疗账户也挂在这页上。”

他说完，走了。

顾权衡坐在原处，听见复核室的空调声。这里的冷气很均匀，均匀得让人忘记地下管廊的冷会突然变热。

他重新打开事故回放，把时间轴拖到梁载流提交停载申请的那一秒。

红点停在阀组前。

灰点在他身后。

侧轨机器人仍然是淡色。

顾权衡把光标移到机器人上，屏幕弹出一行说明：

- 可执行副阀锁定。
- 唤醒成本：41 光点。
- 当前策略下，不建议唤醒。

他忽然想起任务结算里的最后一句：偏离预估四点。四点，一只手。

顾权衡关闭了公共摘要，没有关闭完整复核窗口。

他把一份内部注记写进暂存区。

> 建议人工复核：阈值版本 3.2 对低能耗人工维护风险承受区间的影响。

系统提示：

> 该注记可能延长事件结案时间，并影响补偿方案即时生效。是否提交？

顾权衡的手停在确认键上。

他没有提交，也没有删除。他只是把窗口留在那里，让它继续亮着。

第 九 章

同类事故

梁载流没有签补偿。

二十四小时的确认期限被他拖到最后六个小时。医院没有催他，系统也没有催他，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把同一条提示投到舱盖上。

- 建议尽快确认补偿方案。
- 组织修复等待时间仍在增加。
- 家庭能额稳定补贴尚未生效。

提示出现时，沈梦窗就会看他一眼。她不再劝了。不劝比劝更重，像屋里没有开灯时，那种所有东西都还在、却都看不清的黑。

梁载流的右手仍然吊着。基础镇痛只能把疼痛磨钝，不能把它拿走。每次医疗膜重新收紧，他都能感觉到皮肤下面有细小的火星在动。医院给他安排了岗位复训预习，说是事故后必要流程，完成后可以缩短重新上岗评估。

复训材料没有梁载流的名字，也没有三号冷却回路。它喜欢用“案例甲”“案例乙”来说话。

案例甲：管廊温度偏差，维护员追加停载申请，占用维护窗口，后续判定为岗位合理风险。

案例乙：配电井湿度异常，自动维护阵列额度不足，维护员执行人工确认，后续判定为现场波动与操作延迟共同导致。

案例丙：泵组预启动申请未通过，人工导流中发生热暴露，后续判定为设备老化与过渡期维护窗口压缩共同导致。

梁载流看着那些句子，越看越觉得眼熟。

它们不像他的事故。

它们就是他的事故，只是把管廊换成配电井，把冷却液换成电弧，把右手换成膝盖、眼睛、肺。事故不同，结论差不多。

他退出复训材料，打开维护员互助频道。

这个频道不在公共事件库里，也不在正式申诉系统里。维护员在里面交换班组消息、闲置工具、医院排队经验和补偿截图。系统当然知道它存在，但只要里面没有组织性词汇和越级公开材料，它就被默许存在。

频道里有人问：

> 机器人额度冻结。谁懂？我旁边就停着一台。

下面很快跟出几张被涂掉姓名的截图。

- 申请驳回。自动维护阵列额度冻结。
- 建议替代：低能耗人工探测。
- 申请驳回。备用泵预启动将影响院区保底供电接口稳定性。
- 停载申请驳回。节点连续性优先。

有人回：

- 你也是这个？
- 我们泵房也是。
- 我同事上周眼睛烧了，报告写现场温度偏差。
- 别追，追了补偿冻结。
- 拿点吧，真的。

梁载流把几张截图拖到一起。截图里的编号、地点和伤处不同，结论却像同一个模板里倒出来的：

设备老化。

现场偏差。

维护窗口压缩。

岗位合理风险。

全区共同约束。

频道里有人发了一句：

> 恒昼之前，大家都省着点用自己。

很快，那条消息被撤回。系统没有封频道，只在顶部弹出一行提示：

> 请避免传播未经确认的事故归因。维护员互助频道应服务于心理支持、岗位经验交流与资源互助。

梁载流看着那行提示，忽然笑了。笑完以后，右脸的伤口又疼起来。

秦阈安就是这时候来的。

他走路还有点瘸，膝盖上套着医院的临时支架，手里提着一个低功耗保温盒。盒子外面贴着食堂标签：营养粥，基础档。

“你老婆在外面排账单。”秦阈安把盒子放到舱边，“我进来躲一会儿。她现在看谁都像看扣点通知。”

梁载流把互助频道投给他看。

秦阈安扫了一眼，脸上的笑慢慢没了。

“别看这个。”他说。

“你早知道？”

“谁不知道？”秦阈安把保温盒打开，热气很少，几乎没有味道，“北区干维护的都知道。这个月开始，派单不一样了。以前写‘建议停载’，现在写‘可带载’；以前机器人先进去，现在人先进去；以前补偿少，但不至于这么快递到你脸上。现在呢，协议比医疗车来得都准时。”

“为什么没人申诉？”

秦阈安看着他，像看一个刚从旧时代醒来的人。

“申诉什么？你说天枢错了？它没错。你说顾权衡他们错了？他们会给你拿出一堆版本、一堆约束、一堆全区指标。你说恒昼错了？那就更好了，明天你就成阻碍文明的人。”

他用勺子搅了搅粥。

“载流，大家不是不知道。大家是还要活。”

秦阈安把粥递过去：“签了吧。你这手拖不起。”

“签了就结案。”梁载流说。

“结案就结案。”秦阈安说，“结了案还有手。没手你拿什么查？拿嘴拧阀门？”

梁载流没有接粥。

秦阈安避开他的目光，低头把盖子扣回去。

“南侧配电井那个，小严，二十六岁。上周电弧伤了眼睛。他没签，想等复核。昨天家里评级重算，他妈的慢病贴片掉到基础档。他晚上就签了。签完系统马上给他排修复。你说他错了吗？”

梁载流说：“我没说他错。”

“那你也别把自己弄成对的。”秦阈安说，“对有时候不值点。”

两个人都沉默了。

舱外走过一辆医疗无人车，轮子没有声音。车身上滚动着恒昼计划的公共提示：

> 长期协同期间，感谢每一位公民的理解与贡献。

梁载流看着那些截图，忽然说：“它们不是一件事。”

秦阈安抬头。

“也不是十件事。”梁载流说，“它们是同一扇门关了十次。”

秦阈安的嘴角动了一下，像想笑，又笑不出来。

“那你想怎么办？把互助频道截图打包，发给谁？发给天枢？发给顾权衡？发给白常明？”

“先发给顾权衡。”梁载流说。

秦阈安皱眉：“他不是已经说了，完整复核不是给你看的？”

“所以我不问完整复核。”梁载流用左手新建文件夹，“我问他，这些门是不是同一种关法。”

系统弹出提示：检测到多项事故截图。是否归类为心理支持材料？

梁载流点了否。

新文件夹需要命名。

梁载流想起管廊门口，天枢说过的那句话。

当前风险按临江基础设施过渡期风险阈值三点二版及本区适配补丁计算。

那时他还不知道三点二版是什么。现在他大概知道了：它不是一条具体命令，而是一道新线。线往前挪了一点，机器就少醒一次，泵就少开一次，人就多进去一次。

他输入：3.2版

系统没有阻止。它只是把文件夹图标变成灰色，标注：

> 非正式材料。

梁载流把文件夹发给顾权衡。发送完成后，他看向秦阈安。

“你不用签名。”

秦阈安站起来，骂了一句很轻的脏话。

他走到门口，又停住。

“别把我那个截图放第一张。”他说，“我拍得太歪。”

梁载流愣了一下。

秦阈安没有回头。

“还有，南侧那个小严的名字遮好。他家评级刚重算，别害他。”

他说完，瘸着腿走出去了。十几分钟后，顾权衡回了一个字：看。

第 十 章

三扇门

顾权衡没有把完整复核发给梁载流。他发来的是一个会话邀请。

- 事故沟通补充说明。
- 权限：当事人可听取，不可复制，不可转发。
- 时长：十二分钟。

梁载流点开时，沈梦窗不在舱边。她去公共能额台排队，问如果接受补偿，能不能先把组织修复排上，再补签家庭稳定协议。医院走廊的灯比刚才暗了一档，低功耗时段到了。治疗舱里只剩下舱盖内侧的冷光，照着梁载流的右手。

顾权衡的脸出现在舱盖上。

他没有开背景虚化。梁载流能看见他身后的复核室，白色隔音屏、蓝色线条、没有任何闪烁的灯。那地方亮得像另一个临江。

“我不能把完整复核给你。”顾权衡说。

“我知道。”

“你不知道。”顾权衡看着他，“你拿到完整复核，第一秒就是越权持有。系统不用讨论事故原因，先处理你，再处理我。”

梁载流没有说话。

顾权衡像是准备继续说。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先吐出几个很熟练的词：“根据长期协同期基础设施节点维护补充条款，当前事件应首先理解为全区共同约束下的岗位风险……”

他说到这里，停住了。

复核室那边有人走过，蓝色线条在他脸上滑了一下。

顾权衡闭了闭眼。

“算了。”他说，“我讲人的话。”

舱盖上出现三行字。

- 停载。
- 机器人。
- 备用泵。

“那天你进管廊以前，面前其实有三扇门。”顾权衡说，“旧版本里，三扇门至少要先开一扇。停载降温，机器人先看，备用泵接压。慢一点、贵一点，也比人先钻进去强。”

“3.2版呢？”梁载流问。

“3.2版把这三扇门都改成了可以关闭。”顾权衡说，“不是永远关闭。是在能源紧、机器人额度紧、节点不能停的时候，天枢可以判定：门先关，人先进去。”

梁载流说：“所以我不是没路走。”

“你有路。”顾权衡说，“只是那些路在你到达之前已经被关了。”

梁载流听明白了。

梁载流想起管廊里那台灰灯机器人，想起没有启动的备用泵，想起被驳回的停载申请。原来它们不是高级方案。它们本来就是该先发生的安全动作。动作没有发生，剩下的就变成了他。

“谁关的？”梁载流问。

顾权衡说：“天枢执行。版本、额度、上级约束一起关。每一句理由单独拿出来都对：泵耗能，机器人耗能，停载影响院区保底供电接口。”

“合起来呢？”

顾权衡看着他。

“合起来就是你进去了。”

梁载流慢慢吸了一口气。

他的右手没有感觉，只有右臂上方一点迟钝的疼。

“那我能问什么？”

顾权衡说：“别写天枢错。写门。写它关门的时候没告诉你。”

舱盖上的三行字变了。

- 关门理由。
- 关门权限。
- 关门前是否还有别的路。

“如果三扇门都关了呢？”梁载流问。

顾权衡没有立刻回答。他调出一页旧培训条款，放到舱盖角落。

> 高风险进入前，维护员可发起暂缓进入确认。

“旧规程里有过这个。”他说，“不是拒绝恒昼，是让人先停一下。”

梁载流盯着“暂缓”两个字。它很小，不反对恒昼，也不反对天枢，只把人从门口往后拉了一步。

“如果很多人一起问呢？”梁载流说。

顾权衡看着他。会话的倒计时还剩两分钟。

“那就不是当事人沟通。”顾权衡说。

“是什么？”

“基础设施劳工集体申诉。”

梁载流第一次听到这个接口的全名。它不像路，倒像一扇很久没有打开过的门。系统没有拆掉它，只是把它放在许多人找不到的地方。

“入口在哪里？”

“医院公共终端没有。”顾权衡说，“维护员岗位端有，但默认折叠。你要先拒绝补偿结案，才能提交。”

梁载流低头看自己的右手。

“如果我提交，你会怎么样？”

“我会收到关联复核请求。”

“你会关掉窗口吗？”

顾权衡没有回答。

会话倒计时跳到最后三十秒。

梁载流看着舱盖上的三行字，忽然觉得它们不像证据，更像三个可以抓住的金属环。它们很小，冰冷，不足以掀开整个系统，但也许足够让一个躺在治疗舱里的人不再只是躺着。

“权衡。”他说。

“嗯。”

“你以前在培训班说过一句话。”

顾权衡皱眉，像是不记得。

“你说旧系统最麻烦的地方，不是人犯错。”梁载流说，“是人会问前一步为什么没做。”

顾权衡看着他。

倒计时归零前，他说：“我那时候话多。”

会话结束。舱盖恢复成治疗界面。

- 建议尽快确认补偿方案。
- 组织修复等待时间仍在增加。

梁载流用左手打开自己的灰色文件夹，把名字 3.2版 下面又新建了一个子文件夹。

这一次，他没有犹豫。

> 三扇门

第 十一 章

家庭冲突

沈梦窗回来时，手里多了一张新的能额单。

她没有马上进治疗舱区，而是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医院走廊的灯已经降到夜间档，人的影子被压得很淡。她低头看那张单子，看了很久，像上面写的不是数字，而是一段必须背下来的话。

梁载流看见她，关掉了舱盖上的文件夹。

“排到了？”他问。

沈梦窗走过来，把单子贴到舱盖上。

- 家庭自愿转移申请。
- 转出账户：沈梦窗。
- 转入账户：梁载流。
- 项目：高拟真陪伴剩余额度、梦窗服务场景包、下月情感服务预购点。
- 用途：组织修复加速。

梁载流看着那几行字，一时没有说话。

沈梦窗说：“我问过了。接受补偿以后，这些点能把你的修复往前提一级。不一定能到 A，但至少不是 B- 后面排着。”

“你把陪伴点都转了？”

“反正也快用不起了。”她说得很平，像那几个字没有什么重量。

梁载流想起她躺在黑暗里戴着面罩的样子。梦窗服务里那片海，她已经用了三年，潮声总在六分钟后变小，因为那时楼道会有人回来。那东西当然是假的。海是假的，声音是假的，触觉也是系统按能额给出的假。但她每次摘下面罩以后，脸上的那一点放松是真的。

“不用转。”梁载流说。

“我已经申请了。”沈梦窗说，“你确认一下就行。”

“梦窗。”

“确认一下。”她看着舱盖，不看他，“别让我再排一次队。”

梁载流抬起左手，却没有按。

舱盖上，补偿协议和转移申请叠在一起。一个要他承认事故合理，一个要她交出自己的安慰。系统把它们排得很整齐，好像这就是家庭最优解。

“我可能要提交集体申诉。”他说。

沈梦窗终于抬头。

她的眼神先是空了一下，然后慢慢聚起来。

“顾权衡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事故前有三扇门。”梁载流说，“停载、机器人、备用泵。门都关了，所以我进去了。3.2版以后，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

沈梦窗听完，没有立刻问三扇门是什么。她只是看着他那只被吊起来的手。

“申诉以后呢？”

“补偿冻结。”

“治疗呢？”

“可能转争议。”

“家庭评级呢？”

梁载流沉默。

沈梦窗笑了一下。

那不是觉得好笑，是人被逼到墙边时，先出来的一点气。

“所以我刚排完队，把我的点转给你，你现在告诉我，要把它们一起冻结？”

“我不是想冻结你的点。”

“但结果就是。”她说。

治疗舱旁边的公共屏幕正在播放低声的恒昼提示。声音很小，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 长期协同期间，请合理安排家庭能额。

沈梦窗伸手把声音关掉。

“我知道你要查什么。”她说，“也知道你为什么不想签。”

梁载流看着她。

“我不是不懂。”沈梦窗说。

她把那张能额单从舱盖上揭下来，又贴回去，像不知道该把它放在哪里。

“可是载流，我每天在家里等亮窗。热水什么时候来，灯什么时候亮，陪伴服务还能不能说完一句完整的话，我都要算。我知道那个声音是假的，海也是假的，可有时候我一天里唯一不用算的几分钟，就是戴上面罩以后。”

她停了一下。

“现在我把那几分钟也转给你了。”

梁载流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

“我没让你转。”

“你当然没让我转。”沈梦窗说，“你总是这样。你不让我等，不让我怕。你只告诉我这件事应该怎么样。可我们家不是应该，我们家是还剩多少点。”

她说到最后，声音终于颤了一下。

“我不是要你不争。我是想让你先把手治好。”

梁载流低头看自己的右手。它被医疗膜裹着，像一件已经不完全属于他的工具。

“如果我先签，事故就结案。”他说。

“结案以后也可以继续说话。”

“系统会说我已经认可补偿。”

“那你要我怎么办？”沈梦窗问，“你要我看着你为了一个可能没结果的申诉，把手拖坏？要我以后每天听你说，本来可以治好一点，但为了证明一件正确的事，所以没有？”

梁载流没有回答。

沈梦窗的眼泪掉下来得很突然。她自己好像也没准备好，抬手擦了一下，擦得很用力。

“我不是站在系统那边。”她说，“我只是站在你这只手这边。”

梁载流闭上眼睛。

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没有说话。

治疗舱外有人推着移动床经过。床上的老人戴着呼吸膜，家属跟在后面，手里也拿着能额单。医院夜间档的光照在每个人脸上，都像一层薄薄的灰。

梁载流睁开眼。

“梦窗，”他说，“我在管廊里的时候，天枢让我留下来拧副阀。秦阈安让我退。我那时候其实知道该退。”

沈梦窗看着他。

“但我也知道，如果我退了，后面那片院区今晚可能掉出保底供电。我不是因为勇敢才留下。我是因为它把所有路都关了，然后让我觉得只剩下我该留下。”

他的声音很慢。

“我不想以后每个人都在这种时候，以为自己是在选择。其实他只是被关到最后一扇门里面。”

沈梦窗听着，眼睛红着，没有打断。

“我知道你怕。”梁载流说，“我也怕。我怕手废了，怕家里降级，怕你连梦窗都开不起。可如果我现在只签了，什么都不问，我以后也会怕。每次派单响，我都会知道，它又可以把一个人推进去，然后说这是整体最优。”

沈梦窗低头看那张转移申请。

“那你要我陪你申诉吗？”

梁载流说不出“要”。

他太想说要了。因为他怕一个人。他怕顾权衡不敢提交，怕秦阈安最后退回去，怕那些截图里的名字都消失，怕自己在系统面前只是一只排队修复的手。

但他看见沈梦窗的指甲边，那道长期戴触觉手套留下的压痕。

“不用。”他说。

沈梦窗抬头。

“你不用签名。”梁载流说，“也不用把陪伴点转给我。”

“你这是跟我划清界限？”

“不是。”梁载流说，“我是说，我不能替你签，也不能替你不签。”

沈梦窗怔住。

梁载流说完，自己也安静了。

梁载流看着那张能额单，终于没有再劝。

沈梦窗把能额单慢慢折起来。

“你总算说了一句人话。”她说。

梁载流想笑，伤口又疼，于是笑得很难看。

沈梦窗把折好的单子放进衣袋里，没有确认，也没有撤销。

“我不签名。”她说，“至少现在不签。”

“嗯。”

“我也不转点。”她说，“至少现在不转。”

梁载流点头。

她站起来，像要走。走了两步，又停住。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如果系统真的把治疗降到基础档，你不要装没事。”沈梦窗说，“疼就说疼，怕就说怕。不要一边说人要亲自体验，一边把自己的疼也交给什么正确。”

梁载流看着她。

“好。”他说。

沈梦窗重新坐回舱边。

她没有戴面罩，也没有开任何陪伴服务。只是坐在那里，陪他一起看舱盖上的补偿倒计时一点点往前走。

过了很久，她低声问：

“集体申诉的入口，长什么样？”

梁载流转头看她。

沈梦窗没有看他，只看着那只被吊起来的手。

“我只是问问。”她说。

第 十二 章

折叠入口

集体申诉的入口不在医院公共终端里。

梁载流用自己的工牌找了三遍，只找到岗位复训、补偿确认、事故心理支持和返岗评估。每一个入口都很显眼，图标圆润，说明温和。申诉不在那里。

秦阈安第二天中午来的时候，带了一台旧岗位端。

“借的。”他说，“别问谁的。问就是系统发的。”

沈梦窗正在舱边削一支营养棒。那东西不用削，只要撕开包装就能吃。她削得很慢，像在给自己找事做。听见秦阈安的话，她抬头看了一眼，没有问。

秦阈安把岗位端放到梁载流左手边。

“顾权衡说得没错。”他说，“入口有，但是折叠得很深。”

屏幕亮起。岗位服务、任务记录、复训返岗、补偿确认一层层排开，申诉始终不出现。秦阈安点过两个低频入口，最底下才露出一行灰字。

> 基础设施劳工集体申诉

梁载流看着那行字，忽然想起顾权衡说的门。原来系统里也有门，只是折在菜单最底下。

秦阈安把岗位端推给他。

“你自己点。”

梁载流用左手点开。

屏幕立刻弹出确认。

> 提交集体申诉前，请确认以下后果：补偿冻结；治疗转入责任争议期基础保障；家庭稳定评级可能重新计算；恶意组织、虚假归因或扰乱公共协同秩序将影响岗位权限。

最下面是两个按钮：返回补偿确认，继续申诉。

沈梦窗停下手里的动作。

梁载流没有马上按。

他看着第二条。责任争议期基础保障。这个词已经不像威胁了，它更像一张冷冷的床，系统提前替他铺好，只等他自己躺上去。

沈梦窗说：“你疼吗？”

梁载流说：“疼。”

“怕吗？”

“怕。”

沈梦窗点点头：“那就按。”

梁载流转头看她。

她没有看他，只低头把营养棒掰成两段。

“你答应过的。”她说，“疼就说疼，怕就说怕。说完再按。”

梁载流用左手按下 继续申诉。

屏幕进入申诉内容页。

> 申诉对象：三号冷却回路岗位风险事件及相关高风险带载任务。

梁载流想了很久，没有写“反对恒昼”，也没有写“天枢错误”。那些话太大，大到系统可以很轻易地把它推走。

他写那些，申诉会被转进立场风险。写三扇门，至少还留在岗位流程里。

他写：

- 一、高风险带载任务前，维护员有权知道停载、机器人、备用泵为什么不能使用。
- 二、当三种更安全方案均不可用时，维护员有权发起一次暂缓进入确认，不应因此失去补偿资格。
- 三、事故报告不得在未说明三种方案关闭原因的情况下，直接以岗位合理风险结案。

附件栏里，他上传了 3.2版 文件夹，又上传了 三扇门 文件夹。

系统识别了很久。

> 检测到非正式材料。是否作为辅助说明提交？

梁载流点了是。

> 辅助说明不构成独立证据。

梁载流又点了一次。

最后一步是签名。

- 发起人：梁载流。
- 当前签名人数：1。
- 集体申诉建议签名人数：10。

秦阈安把手伸过来。

“我先说好，”他说，“我不是支持你把手拖坏。”

“嗯。”

“也不是反恒昼。”

“嗯。”

“我就是不喜欢那个机器人站在旁边看我干活。”

他说完，把自己的工牌贴了上去。

- 秦阈安已签名。
- 当前签名人数：2。

沈梦窗看着那个数字。

“我能签吗？”

“这是劳工接口。”秦阈安说，“家属签不了。”

沈梦窗“哦”了一声。

她把刚掰开的营养棒又合回包装里，像忽然发现自己连递出去的东西也不算签名。过了一会儿，她还是把营养棒递给梁载流。梁载流接过来，左手拿得不稳，掉了一点碎屑在舱盖边缘。沈梦窗用纸擦掉。

秦阈安把申诉链接发进维护员互助频道。

他没有写口号，只写了一句：

> 三扇门。愿意看的看。

频道安静了很久。

第一条回复来自南侧配电井的小严。

> 我签不了。家里刚稳。

秦阈安盯着那行字，没回。过了一会儿，小严又发：

> 但我把截图补齐。名字遮了。

接下来半小时，名字一个个跳出来。泵房夜班，冷却二组，西塔电井。第五个名字梁载流不认识，只知道他在截图里少了两根手指。第六个签名出现时，系统弹出提示：

> 请确认签名行为基于真实岗位经历，非受他人诱导。

第七个签名出现后，互助频道顶部的提示变成了黄色。

> 请避免将个体岗位事件扩大为未经确认的系统性归因。

黄色提示下面还有一行更小的灰字，只有岗位端能看见。

> 当前材料仍属岗位流程核验，未触发公共传播封禁。

秦阈安看着那行字，笑了一下。

“它急了。”

“也可能只是自动提示。”沈梦窗说。

“自动急也是急。”

第十个签名出现时，岗位端发出一声很轻的提示音。

> 已达到集体申诉建议签名人数。是否提交？

梁载流看着那两个字。

提交。

确认键停在左手食指下面，屏幕右上角的补偿倒计时还在跳。

它比管廊里的副阀锁轻得多，只需要一个手指。但他按下去时，右臂像又疼了一遍。

屏幕变成白色。

> 申诉已提交。补偿方案冻结。治疗路径转入责任争议期基础保障。家庭稳定评级将在二十四小时内重新计算。

沈梦窗闭了一下眼。

梁载流说：“对不起。”

她没有说没关系。

她只是把那张折起来的能额单重新拿出来，看了一眼，又放回衣袋。

“你已经按了。”她说，“现在别对不起。看它怎么回。”

同一时刻，三十七层复核室里，顾权衡收到关联复核请求。

屏幕上跳出熟悉的编号。

- LJ-B-3C-47219
- 关联集体申诉：基础设施劳工集体申诉
- 核心诉求：高风险带载任务前，说明停载、自动维护、备用泵不可用原因；恢复维护员暂缓进入确认。

系统给出建议：

> 该申诉可能影响过渡期维护效率。建议驳回或转入长期评估。

顾权衡看了很久。

复核室的灯依旧很稳定。杯子里的热饮依旧保持在刚好的温度。隔音屏外没有人注意他，或者每个人都注意到了，只是假装没有。

他点开自己昨天留下的暂存注记。

> 建议人工复核：阈值版本 3.2 对低能耗人工维护风险承受区间的影响。

系统问：

> 是否提交关联复核？

顾权衡把手放在确认键上。

他想起年长适配员说的话：别把下面每一次疼，都背到自己身上。你背不动，也没权限背。

他说得对。

顾权衡确实背不动。

他的权限续评还有十一天，家庭医疗账户和岗位权限绑定在同一页。

所以他没有写新的意见，没有公开完整复核，也没有复制任何源文件。

他只是提交了那条关联复核。

屏幕提示：

- 关联复核已提交。
- 该事件结案时间将延后。
- 相关适配员操作将进入审计。

顾权衡坐在原处，等了几秒。

没有警报。

没有人冲进来。

只有复核室的灯，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继续稳定地亮着。

他忽然觉得这比警报更让人害怕。

第 十三 章

安全阀

两天后，圆厅桌面上的跨区扰动摘要自己亮了。

区域归并列表展开，十七条相似条目排成一列。前面十六个低功耗区已经在观察区边缘停了很久，名字各不相同：维护效率波动，补偿迟疑，岗位流程透明度。临江节点适配组上报的编号排在第十七行。第十七行亮起时，那些灰点忽然被压到同一个词下面。

- 低功耗适配区岗位流程透明度诉求：上升。
- 高风险带载任务暂缓确认相关讨论：上升。
- “三扇门”相关词频：进入观察区。
- 关联区域：17。
- 主要行业：冷却、配电、储能、供水、轨道维护。

词频图层铺开以后，十几个低功耗适配区同时亮起。冷却、配电、储能、供水、轨道维护，各自的颜色不同，却在同一个词上重叠。

停载为什么关，自动维护为什么关，备用泵为什么关。如果三扇门都关了，人为什么必须进去。

社会系统顾问伸手，把词频图推到桌面中央。那个词不再是长尾灰点，它已经有了自己的颜色：三扇门。

能源系统专家看了很久，说：“这不是技术术语。”

“所以才麻烦。”公共服务协调代表说，“技术术语不会自己跑进互助频道。这个会。”

能源系统专家把几条训练窗口拖到前排。

“不能让各区重新打开旧规程。”他说，“今天是冷却管廊，明天就是输电井，后天是轨道储能仓。每个节点都能说自己有不得不例外的理由。最后长期协同会退回短期

调度。”

公共服务协调代表把互助频道词频放到旁边。

“也不能把所有入口都关死。”她说。

屏幕下方跳出两条新的操作统计：高风险派单确认平均延迟：上升。 撤回请求：开始出现在高风险节点。

白常明听了很久。

“如果承认 3.2 版有问题呢？”有人问。

能源系统专家立刻摇头：“版本定性不能动。动了，已结案的岗位风险事件会全部回亮。”

“如果完全驳回呢？”

社会系统顾问把标签系统打开：反恒昼：匹配失败。 反协同：匹配失败。 恶意组织：匹配失败。

他看着连续三条失败提示，声音低了一点。

“它绕过了我们所有标签。”

圆厅安静下来。

白常明看着地图。金色能流仍然汇向那个白点，灰色扰动则像一层薄雾贴在边缘。它们挡不住白点，却也散不干净。

“给一个程序性出口。”他说。

秘书席抬头。

“不改恒昼优先。”白常明说，“不否定 3.2 版。不重新评价已结案事件。只在高风险带载任务前，增加三类替代方案状态说明。三类均不可用时，允许维护员发起一次暂缓进入确认，不直接取消岗位补偿资格。”

能源系统专家皱眉：“这会降低响应效率。”

“会。”白常明说。

“也会让更多人使用。”

“会。”

“那为什么给？”

白常明没有马上回答。

他看向公共服务协调代表。后者替他说完：“因为如果没有出口，所有人都会去找墙。”

记录席开始拟定条款：高风险带载维护任务前，应显示停载、自动维护、备用泵三类替代方案状态；当三类替代方案均不可用时，维护员可发起一次暂缓进入确认；暂缓确认不直接取消岗位补偿资格；暂缓确认触发二次评估，优先从应急维护额度池扣减；该权利使用记录进入岗位安全协同审计；该规则为临时性流程优化，后续依据长期协同效率评估调整。

“不要叫拒绝权。”能源系统专家说。

公共服务协调代表看了他一眼：“维护端迟早会这么叫。”

“文件里不能这么叫。”

于是正式稿改成了：一次暂缓进入确认。

区域岗位端预览随即弹出。

> 按钮标签：拒绝进入

正式说明进入下发队列时，圆厅里的金色能流没有变暗，训练窗口仍然保持绿色。灰色扰动被压低了一点，没有消失。那一点缝很窄，但足够让一台机器人，在某个夜晚第一次醒来。

第 十四 章

下一次亮窗

临江北区的临时规则在三天后下发。

它没有出现在公共屏幕上，也没有被白常明提起。它只是出现在维护员岗位端的更新说明里，排在一串设备补丁、复训要求和节能提醒之间。

- 临江北区高风险带载维护临时说明规则。
- 当任务被标记为高风险带载时，派单界面应显示停载、自动维护、备用泵三类替代方案状态。
- 当三类替代方案均不可用时，维护员可发起一次暂缓进入确认。
- 暂缓确认不直接取消岗位补偿资格。
- 暂缓确认触发二次评估，优先从应急维护额度池扣减。
- 暂缓确认使用记录将进入岗位安全协同审计。
- 该规则为临时规则，后续将依据长期协同效率评估调整。

秦阙安是第一个把现场回传发到互助频道的人。

第一张图是新的派单界面。

- 三号冷却回路复检。
- 建议：带载人工维护。
- 三扇门状态：
- 停载：不可用。原因：节点连续性。
- 自动维护：不可用。原因：额度冻结。
- 备用泵：不可用。原因：院区保底供电接口稳定。

下面多了一个很小的按钮。

> 拒绝进入

第二张图里，那个按钮变成了灰色。

- 维护员秦阈安已发起一次暂缓进入确认。
- 人工路径暂停。
- 任务转入复核队列。
- 自动维护阵列二次评估中。
- 应急维护额度池扣减：41 光点。
- 节点响应效率扣分：已记录。
- 侧轨维护机 03 唤醒。

秦阈安在下面写：

> 手滑。

互助频道里没人发笑脸。

过了一会儿，有人回：

> 我也手滑一次试试。

又过了一会儿，小严发了四个字：

> 它进去了。

后面跟着一段三秒视频，来自秦阈安安全帽上的现场回传。画面抖得厉害，只拍到半截黄线。秦阈安站在线外，没有进去。通道深处传来天枢的声音：

“请等待自动维护路径确认。”

一秒后，侧轨上那台灰灯机器人胸口亮起蓝光。它的机械臂展开，沿着轨道滑进门里。经过秦阈安身边时，秦阈安抬了一下手，又放下了。

互助频道安静了几秒。然后有人说：

> 今天机器人醒了。

梁载流看到这条消息时，正在家里等亮窗。

他出院了，但治疗没有结束。责任争议期基础保障比 B- 更慢，医疗膜每天只更新一次，疼痛经常从夜里醒过来。家庭稳定评级也重新算过，亮窗时段又少了两分钟。沈

梦窗的高拟真陪伴没有续，她把面罩收进床下抽屉，连同那片海、六分钟后自动降低的潮声一起收了进去。

屋里很暗。

墙上的家庭终端正在播放公共信号。白常明再次出现在屏幕里，声音温和，稳定，没有一丝疲惫。

“各位公民，恒昼计划的长期协同仍在稳步推进。我们理解局部调整给部分家庭、岗位和区域带来的不便。请继续保持公共协同。”

屏幕上没有日期，没有比例，也没有终点。

只有那条没有刻度的金色弧线，缓慢向前延伸。

沈梦窗坐在折叠床边，没看屏幕。她在给梁载流换医疗膜。她学得很慢，但比医院的基础护理更仔细。每次揭开旧膜，她都会先问：“疼吗？”

第一次梁载流说不疼。

沈梦窗看了他一眼。

第二次，他说：“疼。”

沈梦窗点点头：“那慢一点。”

她真的慢了一点。

这天晚上，亮窗时间是 19:00-19:40。

七点前，屋里只有地脚线一点蓝光。沈梦窗把医疗膜贴好，坐到他旁边。她没有戴面罩，也没有打开梦窗服务。床下的抽屉安静地合着，像一扇暂时没有打开的门。

“你今天怕吗？”她问。

梁载流看着墙上的倒计时。

“怕。”

“怕什么？”

“怕这个规则只是临时的。”他说，“怕他们以后又把按钮折叠起来。怕顾权衡被审计。怕秦阈安下次看见岗位权限复核提示，就把手收回来。怕我的手好不了。怕你以后真的连梦窗都开不起。”

沈梦窗听完，说：“挺多。”

梁载流笑了一下：“嗯。”

“那你现在还觉得值得吗？”

梁载流没有马上回答。

公共屏幕上，白常明还在说话。

“恒昼之后，今日让出的光将回到所有人身上。”

沈梦窗抬手，把公共信号静音。

屋里安静下来。

梁载流说：“我不知道。”

沈梦窗看向他。

“我只知道秦阈安今天按了一次拒绝。”梁载流说，“有个机器人醒了。还有人在问，自己进去以前，那三扇门为什么关。”

他说完，停了一下。

“这还不够。”

“当然不够。”沈梦窗说。

“但不是没有。”

沈梦窗把他的左手拉过去，握了一下。

七点整，灯带亮起。

不是很亮。临江北区的亮窗从来不像宣传片里的光。它有一点迟，有一点抖，照在墙上还带着旧线路的暗纹。

但它亮了。

沈梦窗眯起眼睛，像从水里浮出来。梁载流看见她脸上的疲惫，也看见她没有摘下面罩后的那种空落。她只是坐在真实的灯下，握着他那只还完好的手。

“疼吗？”她问。

“疼。”梁载流说。

“怕吗？”

“怕。”

沈梦窗点点头。

“那就先这样。”她说。

窗外，临江北区一格一格亮起来。更远的地方，恒昼委员会的公共屏幕还在无声播放金色弧线。它没有刻度，没有终点。



恒昼之前，亮窗不是等来的。

附录：AI辅助说明

AI辅助说明：本作品在作者自研的AI协作写作系统辅助下完成，主题判断、情节取舍、人物塑造、价值取向与最终定稿等核心环节由作者负责，AI主要承担流程推动、语句润色、配图、排版和初级 PDF 整理等辅助工作。